

明月映征衣 乡愁寄故园

□刘绍泉



月是故乡明，亲是故乡情。岁岁中秋，今又月圆，桂香漫过街巷，清辉洒遍人间。离家数十载，心底那缕藏了半生的乡恋，挣脱岁月沉压，悠悠浮上心头。那些月光里的往事，军旅中的坚守，对亲人的牵挂与愧疚，都在这渐浓的秋意里，清晰如昨。

儿时的中秋，藏着最朴素的团圆。十九岁之前，我的每一个中秋，都依偎在父母身边，浸在故乡的月光里。那时家境清贫，一块月饼，便是童年最奢侈的甜。每到中秋夜，母亲总会从柜底取出用油纸包着的月饼，小心翼翼地切成五份，父母合吃一份，我们兄妹四人各执一份。小小的月饼，盛着全家最简单的欢喜。

老家院子里，月光如水，洒在晒场的玉米堆上，镀上一层银白柔光。我们围坐父母身边，一边掰着玉米，一边细啃月饼。酥软的饼皮簌簌落下，甜而不腻的馅料在舌尖化开，玉米的清香与月饼的甜香交织，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味道。那缕甘甜，历经数十年风雨，依旧是故乡最温柔的印记。

十九岁那年，我背起行囊踏入军营，从此，中秋的月光里，多了军旅底色，也多了异乡思念。入伍之初的两个中秋，是思念最浓的时光。闲暇时，我与战友坐在营房月下，聊故乡的秋，聊家中的父母，聊儿时的中秋。平日里铁骨铮铮的汉子，说着

说着便红了眼眶。我们吼着军歌，歌声在营区回荡，藏着少年军人的青涩，也藏着无处安置的乡愁。守着边关月，念着故乡人，我们才真正懂得，中秋的圆，是家人围坐的温暖，是故土相依的心安。

岁月流转，我从新兵成长为连队骨干，一步步提干成才。身份在变，职责在变，可心底的思念从未消减，只是学会了深藏。身为干部，每逢中秋，我必须收起乡愁，成为新兵的主心骨，用自身经历安抚他们的思乡之情。我们把对家人的牵挂，藏进坚守的岗位，把对团圆的渴望，融入守护万家灯火的使命。一身征衣担责任，一轮明月寄深情。

婚前，我的思念全在远方父母身上，愧疚于不能承欢膝下；婚后与爱人两地分居，牵挂更添一重。1990年那个中秋，至今想来仍热泪盈眶。部队特批我回家过节，可推开门，却见爱人突发疾病昏迷在地，不满两岁的女儿静静守在母亲身边，饿了便在垃圾筐里捡食果皮，还不忘喂到母亲嘴边。

那一刻，我满心慌乱与心疼。爱人轻描淡写的讲述，字字戳心。我深知，身为军人，我守护了一方安宁，却亏欠了家人半生陪伴。军人有守土之苦，军属更有持家之艰，她们在无数个月圆夜独自守候，用柔弱肩膀撑起整个家，这份坚守与深情，早已刻入骨血。

后来工作调动，我结束了八年两地分居，终于与妻女朝夕相伴。此后中秋，终得圆满，一家人围坐赏月吃饼，闲话家常，尽力弥补过往缺憾。可每当月光洒落，我依旧会想起故乡的父母，想起军营的岁月，想起爱人独自撑家的艰难，心中满是温暖、愧疚与珍惜。

时光匆匆，数十年弹指一挥间，又至中秋。仰望星空，圆月高悬，清辉万里，心潮难平。我思念已逝的父母，那故乡月色与月饼甜香，是他们留给我最珍贵的念想；思念并肩作战的战友，那些同守明月、共担使命的时光，是军旅生涯最难忘的篇章；更思念如今坚守边关的年轻战友，他们舍弃小家团圆，守护万家灯火，以青春热血，撑起国泰民安。

万家团圆，是你我共同的心愿。其实每个人的头顶，都悬着一轮永恒的明月。它是故乡月，是军营月，是团圆月，是使命月。在我们疲惫迷茫时，照亮前路，慰藉心灵。明月照征衣，清辉暖心田，让我们懂得：团圆不止是家人围坐的朝夕，更是心有所系、情有所归的安宁；坚守不止是肩上的职责，更是月光之下深沉的家国情怀。

又到中秋，月满人间。愿天下游子皆有归期，愿世间家人岁岁团圆，愿边关将士平安顺遂，愿这轮明月，照亮每一份思念，温暖每一颗初心。

□薛利超

中秋二三事

中秋渐近，凉风渐起，庭院的月色也一日浓似一日。我独坐在窗前，痴痴地望着那轮将满未满的清辉，心底总泛起说不清的酸楚。父亲去世，倏忽已逾十载，这中秋的节令，便成了心里一块旧伤，碰一碰，总是有些不敢提笔来写。

父亲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。彼时读书是件极奢侈的事，他虽考上了学，因赶上特殊时期，终究没能踏进大学的门槛。此后半生，便在务农和奔劳中讨生活。尽管日子清苦，他骨子里却总带着一股子书卷气，闲来总爱翻翻书。我出生时，家境刚见好转。父亲常骑着那辆老旧的二八大杠，四处去赶“圈集”——今日跑这个镇，明日去那个乡。

犹记那年中秋，父亲从集上带回一包月饼，用粗陋的油纸裹着，上头印着红字。晚饭过后，他唤上我们到院中纳凉。母亲沏了热茶，父亲将我抱在膝上，哥哥姐姐围坐一旁。

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……”他慢悠悠地念一句，我们便懵懂地跟一句。月光如洗，静静铺在院子里，白杨树的影子随风轻晃。其实，那些年每逢中秋，父亲总要给我们讲些典故，或读些诗文。如今细枝末节大多已模糊了，只依稀记得他那低沉缓慢的语调和那时分外圆、分外亮的月。至今想来，父亲骨子里原是个文人，只是被生计压弯了腰。

后来，家里突遭变故，背了一身债。父母便去省城谋生，开了个小小的饼店。我留在老家苦读，自此，一家人中秋团聚的日子，扳着指头也数得清了。再后来，我考去了长沙，开学正赶上中秋前后。那是我头一遭出远门，连火车也未曾坐过。父亲不放心，执意要送。

车票难求，我们提前半月去排队，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硬座票。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天一夜，腿都坐肿了，到长沙时已是清早。

“你多吃点儿，以后要照顾好自个儿，家里不用你惦记！”出了站，父亲找了家小馆子，点了几个菜，宽慰我说价钱不贵，以后学校伙食不好，就出来改善改善生活。其实，那时姐姐和我都在读书，家里的债台依然高筑。

离报到还有三四天，父亲说要带我逛逛这座城。我们去了橘子洲头。江风猎猎，吹得他头发蓬乱不堪。他的眼神久久凝望着浩渺的湘江，如今回想，那眼底分明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忧郁。

中秋那日，我们在学校附近寻了个小饭馆。父亲点了几样家常菜，要了两碗白饭。他自己吃得极少，却不住地往我碗里夹菜，嘴里反复念叨：“要好好念书，照顾好自个儿，钱不够就打电话……”他说了一遍，又是一遍，那语气轻得有些发颤。我那时年少不懂事，只觉着他啰嗦。

许多年后，我偶然忆起——那晚的父亲，定是一个人挤在归途的火车上，连个座位也没买到。没有月亮，没有团圆，甚至连一口月饼也未曾吃上。而在长沙那几日，我和父亲连一张合影也未曾拍下，如今思来，心便隐隐作痛，如针扎一般，堵得连气也喘不过来。

再后来，我毕了业，参加了工作，回家的日子更少了，竟再没能与父亲共度一个团圆的中秋。

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”又是一年中秋，清辉依旧。父亲，你在那边，还好吗？



中秋煮圆月

□陈裕

“平分秋色一轮满，常伴云衢千里明。”当一轮新月挂在夜空时，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。这皓月之美，可卸下心中的疲惫，可引人对未来的畅想，也可勾起对往事的抒怀。

就像我，一个生活在小城市里的普通人，每日的生活大抵类似，行走在单位和家之间。父母与兄弟姐妹同住小城，日子虽平淡，但幸福感却贯穿了日常的柴米油盐。每个周末，我们兄妹三家都要去父母家聚餐。临近中秋时分，唠家常的话题离不开乡村生活的趣事，尤其是我们童年时中秋煮一锅月亮。

那时节，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。粗茶淡饭是常态，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见到肉腥。那年的中秋，我家包了一顿饺子，我吃的不多，因为，我惦记着晚上能吃到香甜的月饼，因而，对饺子并不上心。

夜幕降临，母亲在院落里摆好桌椅，端上来几块月饼，还有自家产的葡萄。那晚，夜空里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十分可亲。我们一家人团团围坐，父亲给我们讲述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。

父亲讲完一段故事后，母亲要求我们每人朗诵一首有关月亮的古诗。

朗诵完诗句，天上的月亮好像听得津津有味。这时，妹妹说课本上有猴子捞月亮，咱们也捞一回，咋样？我和弟弟拍手叫好。

母亲进屋拎出一只大洗衣盆，摆好位置后，舀了半盆水进去。我们聚在大盆前盯着看，一轮白月明晃晃地浮在水面上。它从天宇跌落凡间，一个真目一个替身，两者同样悦眼。弟弟急不可耐地伸手去捞，水波漾处，立刻闪闪点点。妹妹喊着“捞月亮喽”，一边喊一边捞，水花飞处，笑声在院落里荡漾，月亮在水里也笑起来，溅起一波又一波的水纹。

此后，每年的中秋佳节时，我们总会在院子里做同样的游戏。月光泻地而来，满院生辉，锅中煮月，热气蒸腾，我家过了一个又一个与众不同中秋节。